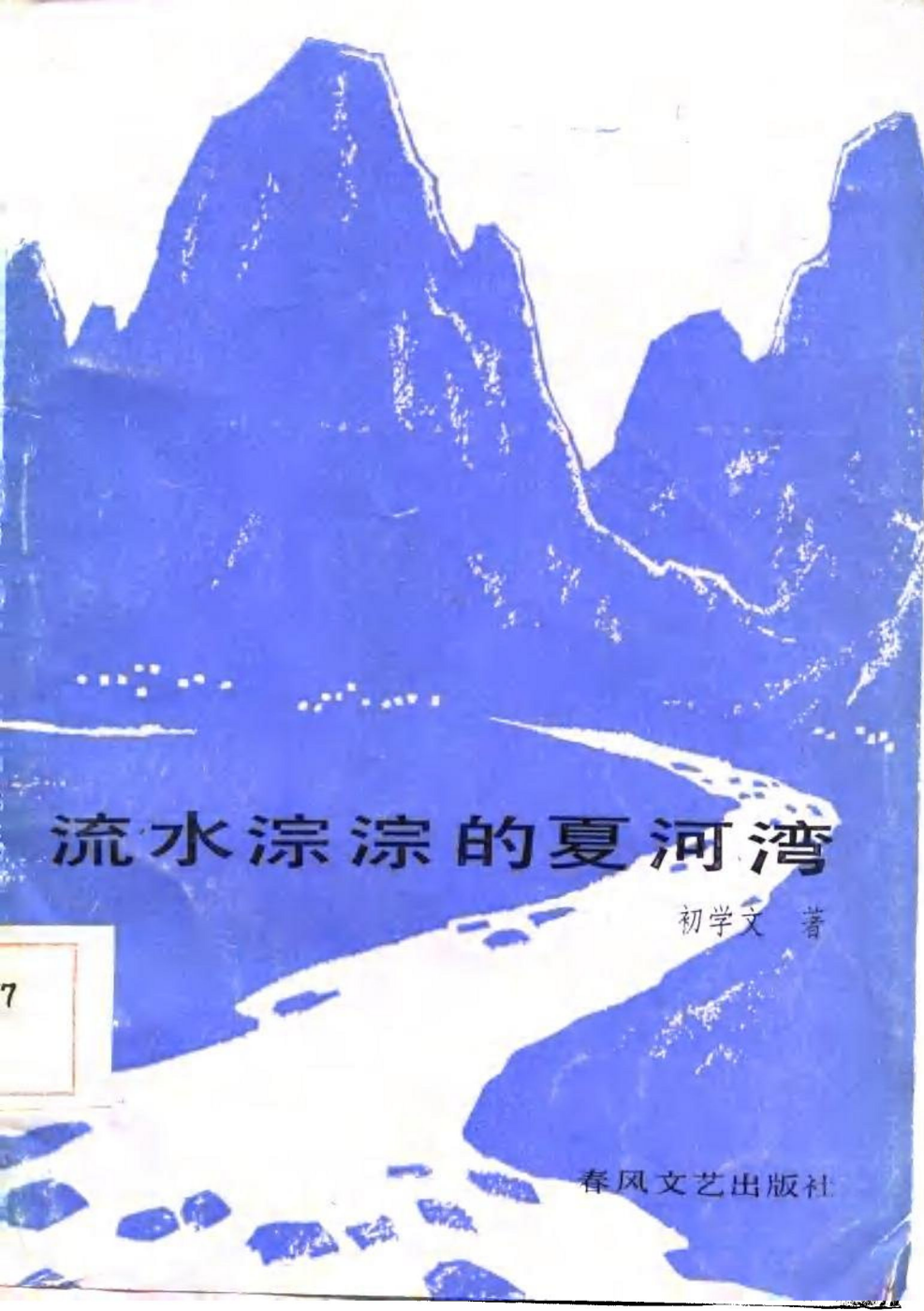




流水淙淙的夏河湾

初学文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流水淙淙的夏河湾

初学文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营口日报印刷厂印刷

字数: 209,500 开本: $787 \times 1092 \frac{1}{32}$ 印张: $9 \frac{1}{2}$

1986年5月第1版 1986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5,000

责任编辑: 马兆政 封面设计: 高遇昕

统一书号: 10158·1029 定价: 1.45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选入作者一九八一年以来的中短篇小说十四篇。这些作品，从不同角度真实地反映了我国农村社会生活的风貌，细腻而又较为深刻地表现出各种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思想感情。读者可从中看到当前农村经济改革中的各种矛盾，感受到所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变化。作品生活色彩浓郁，语言别具风格，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。



初子

作者简历

初学文，原名单永华，一九三二年生于河北抚宁，曾当过教师、新闻记者、文学编辑，其创作始于五十年代，编辑工作之余写下不少小说。其作品以描绘声情并茂的农村风俗画见长，不热衷于剑拔弩张的情节，不追求轰轰烈烈的场面，而是将深刻的感受与淡雅的诗情融为一体，揭示出人物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，蕴含着作者对淳朴农民的爱，格调清新和谐，生活气息浓郁，文字也比较严谨。

五十年代末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辽宁分会，现为该协会理事，营口市文学工作者协会秘书长，《辽河》文学期刊副主编。

目 次

渔街记忆·····	1
波斯菊的门客·····	26
轻柔的歌·····	42
花师轶事·····	56
河 灯·····	73
水萝卜官司·····	88
芦墙相隔的小河·····	111
乡事二题·····	127
积 雪·····	140
小镇街头·····	147
这回，不是梦·····	163
沙家贵子·····	178
白丁香和紫藤萝编织的故事·····	197
流水淙淙的夏河湾·····	200

渔 街 记 忆

它的风姿，依然留在记忆里……

1

这块小天地为什么叫淑女庵呢？庵字似乎带点佛门的味道，但知根底的人都说，这儿风雅一时的还是红尘淑女。因为她们的风流韵事，颇为人们津津乐道……

淑女庵是个小小的渔街。它的低矮的石屋，象鱼子似的漫贴在黄色的沙滩上。滩口也没个象样的码头，依山傍崖地停泊一些渔船。每当海风吹来，桅杆顶上的吉星挑儿便吱吱地响。

石屋前面有一条小街。小街狭窄而弯曲。从阳春三月到仲秋节，倘若逢上潮市，街面上就摆满了海鲜摊子，熙来攘往的人流，络绎不绝。而从小街拐向斜坡，便是另一番情致了。这一带尽是一些老式房屋，房顶苫着厚厚的、给雨水沤黑了的芦苇。这里居住的多是外来的客户。大概从清朝时候就

有了：成群结队的家眷船贴着海边漂过来，到北湾渔场捕鱼。他们象候鸟一群，来去都有季节。不过是凡在大草房留下的都是些寡妇。横街上那位胖胖的杜妈就是。来的时候她才十八，头上梳着油黑的独根辫子（行船时忌讳“出岔”），细嫩的手腕戴着黄铜镯子（镇海金环）。哪知不久，丈夫就给无情的大海吞噬了。后来与人搭伙，头年又死了老伴。

这儿的乡风和别处不同，女人搭伙从不被人耻笑，守了寡的也称为黄花淑女。既是淑女就尽管打扮：脸搽官粉，秀发用刨花水搨得乌亮。而今取代刨花水的则是丽人娇头油，头发都烫得松松蓬起，后面用一条小手帕系着，显出几分俏劲儿来。

有件事足以在人们心头震颤。家住大草房的青年渔民李文远，一年前离家出走，去而未归。他的女人叫杨玉珍，是淑女庵的头牌淑女，人人都叫她美鱼儿红娘子。她的皮肤洁白，有一双妩媚的盈盈笑眼，让人觉得非常可爱。起初她为失落丈夫满面忧伤，见了熟人泪水簌簌滚落。但天长日久，淡薄了，似乎悲痛已不再折磨她。她重又去网场织网，有时也上街买东西。小伙子们每见到她的姿身，都变得一副痴呆相。当然也难免有人缠磨她，亲昵地唤一声大姐，她总是掉过头，羞答答地躲闪开了。

2

农历六月十五日 是渔街的潮会。早年间到了这一天，要由舵爷领着祭潮神，以保人丁平安。如今人们不再把命运寄托于神灵了。但逛会赶热闹的心情却难以遏止。

清晨，雾气象一片凝结的白烟，把渔街遮蔽起来。大海也象梦一样地模糊了。大约九点多钟，迷蒙的海雾才荡漾开去，绽出蓝色的天空。太阳射在密集的屋脊上，射在临时撑起的白色的篷伞上，泛起耀眼的光。这时从山坡的横街走下三五个女人，手挽着手儿，都在青春妙龄，其中那个眉眼秀气，最招惹眼目的，就是前面提到的美鱼儿红娘子。

红娘子穿了一件绣花的半袖白衬衣，下着米色涤纶筒裙，一条大海一样颜色的纱巾，柔软地搭在丰满的肩上，显得和谐而潇洒。但若仔细端详，那嘴角眼梢似乎流露出几丝淡淡的忧郁。

她们往前走着，在人群中挤来挤去，终于进了供销社的门市部。门市部里拥挤不堪。姐妹们闪动着眸子，在花花绿绿的货物上各自寻觅喜爱的东西。

“大姐！”伴随一声甜甜的呼唤，红娘子面前凑过一张小生面孔。这青年是渔街的显赫人物，叫龙光亮，但大家都唤他水鼓。水鼓的父亲是公社的头面人。这青年也染了一身轻狂习气，头两年牵着一条窜种狼狗，常常唆使这畜牲嗅姑娘们的脚后跟。这半年他唇上蓄起了毛茸茸的小胡，嘉陵摩托取代了窜种狼狗。他骑着摩托穿过街面时，常有个小伙伴伏在背上，另两个跟在后面跑。这时人们就悄声相告：瞧啊，来啦！

眼下，红娘子厌恶地扭过身子，神情是冷漠的。水鼓笑嘻嘻地说：“你这娘儿们，干嘛这样牛哄？”随即将一瓶汽水晃了晃，“喝不喝？我请客。”她轻蔑地笑着：“就买一瓶呀？我们来了好几个呢！”不想一句挖苦话，大煞水鼓的威风。他尴尬中耍了个无赖动作，猛地一扬瓶起子，将汽水

喷在她的裙子上。这样的侮辱实在让人难忍。她愠怒了，一边抖着裙子：“真讨厌！水鼓，要疯回家跟你妈疯去。”遂又对姐妹们说：“走，咱们看耍猴的去吧。”

她们一路嘻笑着来到街外的柳林。柳林梢畔摆着一溜摊床，多是远路赶来做生意的，围了好多顾客。原来，人们正在选购一种仿金项链，有个男子汉挤在女人堆里，正精心地挑选。那项链下端拴着一颗水晶般的红心，闪闪发光。姐妹们串掇红娘子也买一挂。这时那汉子才看到了红娘子，他面红耳赤起来，慌忙付了款，拿起项链走了。姑娘们认得他，此人就是渔街大名鼎鼎的光棍郎王君山，而小青年总要掐头去尾地唤他“郎君”。

“瞧，郎君那副样子，多滑稽呀！”她们毫无顾忌地讥笑着。红娘子瞄了一眼匆匆离去的男子汉，也禁不住哧哧地笑起来。

然而事情竟出人意料。当红娘子穿过横街时，杜妈正坐在大门口等着她。杜妈辈份大，其实只有三十九岁，她丰满而白皙，弯眉笑眼间，依然保留着当年的风韵：“闺女，你瞧……”她从怀里摸出一个精美的塑料盒，打开盖儿，用手指钳出一挂项链。“这个鬼，没想到竟起了这样的心思。”红娘子似乎猜到了什么。

不错，正是郎君前来托咐的。杜妈不厌其烦地夸奖光棍汉的为人，絮絮奉劝。

她只轻轻摇头。那双眼睛象两潭平静的水，无动于衷。

杜妈大为惋惜。末了，沉吟了一下，说道：“闺女，咱可有言在先，人家王君山可是排了号的。”

“这种事也有排号的吗？”她忍不住笑了。

“有！”杜妈很庄重地说，“咱渔街啥样的婚事没有呢？”

3

渔街的男人和女人，无一不这样推断：红娘子的丈夫李文远，早已到潮神爷爷门前报到啦，因为这样的事是不乏先例的。要不然，也早该有个音信了呀。但他们却难以猜透红娘子的心思。她从不向旁人表露。

潮会的第二天，她照例去织网场做活。她沿着横街匆匆走着，忽然有两位大婶唤住了她。显然郎君托杜妈提亲的消息已不胫而走。这或许是渔街古老的乡俗了：每当男人撑起的白帆在大海中淡尽，而又超期三天不从天边飞来，女人便在望夫石前呆望十日。当他们失望而悲切地离开望夫石时，乡亲们便相继赶来，规劝早日另嫁。红娘子默默地聆听着婶娘们的唠叨，对那些质朴、善意又固执的劝导，她只是淡淡一笑，走开了。然而当她来到网场时，那些小妹妹们也同样用好奇的眼光一眨不眨地看着她，弄得人心神惶惑。傍晚回家时，她发现郎君正伫立在路旁，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。这个鬼，昨天才托杜妈过话，今天就盯上来了。她本想当面挖苦两句，但见他的眼里流露出忠厚的神色，便又收住口。

郎君的为人她是清楚的。他是十多年前复员的老兵，据说在农垦部队种过小麦，也和拖拉机、抽水泵什么的打过交道。他四肢粗短，额头凸起，皮肤呢，不消说是黑红黑红的。幸好有一双老诚的笑眼，才给人一种温和的感觉。在渔

街，他的名声并不坏，只是走路时迈着鹅步，那样子常逗得姑娘们掩面而笑。她本来对这位老大哥是同情和尊重的。然而今天则不行。她走着，只觉得心怦怦地跳，双颊滚烫。

她回到家，开始烧火做饭，一阵阵呆望着院子。夜色正在慢慢伸展，四周的一切都变得朦朦胧胧，飘渺不定。她的心也变得悠悠忽忽，就象一只舢板驶在微波轻荡的水面上。此刻，父亲还没有回来。这些天，老汉正为修船的事奔波操劳。她知道父亲爱船如命。这艘船是从渔业队承包来的，签定了一份令人满意的合同。但船已老旧。他家贷了款，请了帮工，修饰一番。好在“龙骨”和“鼻子”尚未腐朽，但“帮板”得换些新的。捻麻、打腻子他都亲手去做。那副被太阳晒黑、被海风折磨得粗糙的面孔，显露出使不完的精力，嘴角常常挂起自信的微笑，仿佛操办一桩大事业，弄得连饭也顾不得吃。她做好饭菜，给父亲温在锅里，自己只胡乱地吃了两口，便撂了筷子。一切都拾掇完毕，她洗了把脸，想早些睡下，并且打定主意，什么也不去想。可是不行。当她脱去衣裳躺下时，那些令人心醉的往事便纷纭而至，萦绕在心头。

……她十四岁那年，母亲故去了。这五间空荡的草房，由父亲和她支撑。那岁月呀，日子过得多么艰辛！父亲的面色是愁苦的，常常喝了几杯酒之后沉沉睡去。她在上学之余担起繁重的家事。为了给父亲弄到下酒的菜，她曾偷偷地去乱石礁拣蛎蝗，去近海沙洲踩纹蛤。每当父亲默默地喝着酒，她便独自在院中复习功课。和同龄的小姑娘一样，她心中充满了神奇的幻想。她喜欢看骤雨初歇时天空变幻的云，暮色中山林里飘浮的雾。她的心，她的整个精神世界，仿佛也腾

在雾中，冲到了雾的尽头，在豁然开朗的空间观赏宇宙神话般的姿容。“真有意思！”她托着腮，常在一阵遐想之后，咂嘴称道。

她一天天长大起来，转瞬间身材出挑得颇长苗条，面庞变得丰满细嫩了，胸脯微微隆起，绽出了青春的活力。在临近毕业的那段时光，一种莫名其妙的渴求忽然浸入她的心身，萌发了与男同学要好的愿望。家居大李屯的走读生李文远，是班级里最活跃的青年。他不光面相英俊，学业也十分出色。她坐在座位上，情不自禁地端详着他的侧影，有时他转过身来，无意中撞见她的目光，那双眼睛便亮亮地打了一个闪。不知怎么，她心里漾起了陌生的甜蜜滋味。然而这种目光相撞而又蕴含的日子，为时不久。毕业典礼开过之后，彼此分手。渔街和大李屯相距不足五里，即使这样，也不能天天相见。她完全迷醉于思念之中了……

她追惜着往日的情谊，心中油然生出几丝莫名的眷恋。此刻窗棂上抹起了淡淡的月光，屋子里显得那么幽静，那么柔和，似乎万物都陷入深沉的幻梦中。那挂项链老是在眼前晃来晃去，时而晃出郎君的窘态，时而晃出李文远的身影，仿佛离失一年的他，就在身边……然而当她醒来时，晨曦已将窗户勾出清晰的轮廓，屋里的摆设都逐渐露出了模样。这时她听见海涛拍打岩岸的声音，听见小鸟在柳林里嘁喳地叫，还有父亲在院中的重重的脚步声。她起身走出房门，天空明亮起来了，几片薄云泛着红光，空气中弥漫着煮熟米谷的香味。这时她看见爸爸找出了几条麻袋，一捆尼龙绳，三五只塑料扁桶，正蹲在院里修理帆布兜上的拉簧。她知道他在做着远航的准备。他曾对她讲过。他将与郎君合伙，贩一

船葡萄去源河口。眼下又到了葡萄缀满青藤的季节。三里五屯，责任田里的玫瑰香透出了紫红的颜色，若是刮起轻柔的南风，就会闻到一股醉人的幽香。然而那天她听了爸爸的话之后，紧蹙着眉头，用沉默表示反对。因为去年夏天，李文远就是因为贩运葡萄倒了霉的。她担心父亲会遭到同样的命运。然而老汉却固执己见，坚信政策口子放得更大了，那些得了极“左”症的干部也不敢把他怎么样了。

这时她已走到老人身边。她听见他在哼着一曲古老的渔歌。只有在高兴的时候他才唱起这支歌的。

“爸爸，这次去源河口把我带上吧！”

“嗯？”

“船上需要有人照顾您。每次出海，您忘不掉带酒，却总忘记带些好吃的。”

“不对，你或许有什么别的事。”

“是，爸爸。”女儿伏在他的耳边，告诉他一个意外的消息：船具服务部的采购员说在源河口有人看见了李文远。她确信这是真的。

老汉怜悯地望着女儿，一股难言的痛楚忽地攫住他的心。一年中，他也曾四出探听门婿的下落，也曾听到各种不准确的消息，可最终呢，依然见不到文远的身影。但他沉思了一阵，还是同意女儿出海。他在心里说，我的可怜的女儿，你是呆得烦闷了。

4

动身那天，一切都摒挡就绪。要发运的货物早早就装进

船舱。船要等天黑之后海风初歇时才开。

太阳落坡时，刮了一整天的西北风渐渐煞下来，灰朦朦的天空转为晴朗了。红娘子的父亲——老舱顺招呼着准备起锚，不料岸上有一辆卡车疾驰而来，在离船不远的地方停下了。此刻大家看到水鼓从驾驶楼里钻出，神情傲慢地走上跳板。老舱顺眉毛一耸，心里忽地打了一个闪。

水鼓走到老汉的面前，说道：“大伯，您得给我捎儿笼葡萄，这是送给朋友吃的。关于这件事，我爸本想亲自来和您‘安排’一下，可他实在太忙啦。我爸那人您是知道的，他分管集市贸易那一摊，往后……嘿嘿，您有事尽管吱个声。”

老汉不禁犯了踌躇。他清楚水鼓不肯付运费，是来敲竹杠的，这真让人不甘心。但这位开口便搬出了他老子的门头，又不能不让他颇费脑筋。去年李文远运销葡萄，还不是给水鼓的爸爸定作二道贩子的？尽管老汉平时不去巴结这样的人，但又怎好得罪他们呢？老汉这边思谋着，水鼓则偏过脸去，贪婪的目光盯在红娘子的脸庞上。她不禁倒吸一口冷气。自从文远出走以后，这位公子哥便经常地来缠磨她。有几次半夜里来敲窗户。还有一次，天傍黑时他在村边撞见她，竟然猛地将她死死搂住。她在挣扎中咬伤了他的手。他疼得不行了才放过她。然而今天，他除了捎葡萄还想占点什么便宜呢？一种可怕的预感，从她心头倏忽而过。这时她听见水鼓打了一声唢哨，几位小哥儿们抬着葡萄笼儿就要上船。

老汉和女儿都心焦如火，但又无可奈何。这时忽听通地一声，有一笼葡萄被踢回岸上。这时，只见朗君插着腰站在

橹上。水鼓陡然一怔。似乎一时不知所措，好一阵才恢复了常态，咋咋呼呼地叫起来：“怎么，哥儿们，跟谁过不去咋的？是骡子是马下来遛遛！”然而朗君并不还口。那张线条粗犷的严峻面孔，那挺直的健壮身躯，仿佛迸发着凛凛正气，他只向前跨出半步，就吓得水鼓面色如土：“好好，你是爷，你是爷！”惶惶退下，又去另一只船交涉。这晚上将有三只机船启航，是结伴同行的。

红娘子只觉得心里痛快。感激，敬佩，信赖，从她默默注视朗君的眼神里表达出来。

小机轮载着情谊和希望驶向茫茫的大海。

家乡的海湾，她是那样熟悉，那样寄予深情。她在它的怀抱里度过了难以忘怀的岁月。初中毕业之后，她每天到渔业队做活，和渔姑们一起去近海捕鱼。她们所乘坐的木驳拴在一艘机帆船上，载着姐妹们麻雀般的喳喳话语和无穷无尽的格格笑声奔向鱼场。她们站在倾斜的船上拉动网纲或翻捣网目，把捕获的海物倾入舱内。她在欢乐中劳作，渴望走向未来。然而少女所特有的莫名的惆怅、莫名的烦恼，时时来叩击她的心房。

她所憧憬的时刻终于来临。毕业后，她曾默默地期待着，期待鸿雁会从天而降，会带来令人惊喜的佳音。“我思念大海，渴望在大海的怀抱里轻轻荡漾。”不知为什么，这佳音竟有这样大的魅力，她反复领悟着信中闪耀的情感，激动不已。“来吧，快些来吧！”她用颤抖的手给李文远写了回信，泪水和墨水同时注入信笺。他如期赴约。他们绕过渔街身旁的刺槐林，悄悄走向海岸。一叶舢舨载着两颗炽热的心，在微波上跳动。她奋力摇橹，小船奋力向前，这时，她

觉得冬冬跳动的心格外透畅，面颊肯定是红得象燃烧的火……她终于放下橹杆，让小船自由自在地去享受大海的温存。

这是一个月明星稀的夏夜。如水的月光轻抚着海面，象拢起一片轻柔的纱。啊，黛色的天空多么深远，未来多么美好。他和她的心都敲响了鼓点，掀起了澎湃的波涛。突然，他情不自禁地抓住她的双手，紧紧地握着，握着，一双闪亮的眼睛一眨不眨地凝视着她：

“生活，永远这样，多好！”

“那当然。”

“你向往这样的生活？”

“那，当然！”

“我们就这样……生活在一起吧！”

“啊，不，啊，当然……”她的眼睛闪动晶莹的珠子。他替她轻轻拭抚，仿佛触到了奔淌的潮润的温泉，于是，他们紧紧靠在一起了。

忽然，船身猛烈地颠簸起来了。她收回思绪，听到了父亲那响亮的嗓音：“……进入深海区啦。”继而是朗君的搭话：“遇上潜流儿啦。”“挺（顶）着走，挺着。”

挺着走，挺着……她喃喃自语。大海，潜流儿，你多么酷似生活。她心酸地闭上眼睛。

5

航行中，朗君与红娘子的接触频繁了。这位大名远扬的光棍朗也是在大草房里长大的。他的母亲是静海人，说一口